

拜占庭中心型教堂空間的思想探討

黃業強

東海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

huangyc@mail.thu.edu.tw

摘要

第四世紀，羅馬帝國將首都東遷到君士坦丁堡後，在東羅馬帝國的勢力範圍，漸漸發展出與西羅馬迥異的拜占庭藝術，在建築上中心型的教堂空間、彩色的馬賽克鑲嵌畫、籃狀的柱頭形式等都顯示出與西羅馬教堂(註 1)不同的特色。從第四世紀到第六世紀，羅馬集會堂(basilica 或譯為巴西利卡)式的空間，成為教堂形式的主流。第六世紀前在西羅馬雖有一些中心型的教堂出現，但都不是大型聚會的場所。然而東羅馬帝國在第六世紀初發展出與巴西利卡式完全不同的大型中心型教堂。在東羅馬從第五世紀中到第六世紀初建的教堂，存留至今的不多，就現存的教堂看來，也看不出這兩種教堂空間的關聯性，這種中心型的概念哪來的，學者們尚未達成共識。本文企圖從考古學的發現、聖經的記載和當時政教關係的發展，探討這種中心型空間的思想背景。

關鍵字：教堂、早期基督教建築、拜占庭、中心型空間。

一、動機

從「早期基督教建築」到「拜占庭建築」的發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兩種教堂空間形式的產生，一種是由羅馬集會堂(basilica)所演變出的矩形集會堂式教堂，另一種是呈放射狀的中心型教堂。

其中集會堂式的教堂空間是比較容易理解的。西元 313 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為合法宗教後，為了提供聚會空間，各地的教堂如雨後春筍般地興建。由於基督教幾乎打從一開始，就被羅馬帝國視為非法宗教，信徒們都是秘密集會，並沒有機會孕育出基督教專屬的建築形式或風格。有朝一日忽然解禁，要興建教堂，建築師們沒有前例可循，為了容納大批的信徒，而採用了羅馬人常用的集會堂，這是可理解的。羅馬的集會堂原被採用於各種集會的空間，如：市場、法院、市場等，甚至其他宗教也在這樣的空間內進行崇拜儀式。設計早期基督教教堂的建築師們，煞費苦心地去除去異教色彩，設法營造符合基督教教義的教堂，從這長方形的空間，慢慢衍變成拉丁十字形(其中一軸較長的十字形)的空間，這些努力都很容易從早期的基督教教堂中看出。

相較之下，中心型的教堂空間就比較令人費解。以機能而言，這種形式並不能滿足聚會需求。若考量營建技術，要建立一個高大的中心型空間，有更多的建築技術需要突破。甚至後來一些希臘十字形(兩軸等長的十字形)的空間，是否從中心型的教堂演變而來，也都引起不少討論。本文企圖從歷史的背景、考古學的發現與基督教神學思想的演變，找出這種空間形式的思想背景。

二、歷史背景的探討

2.1 政治中心的東移

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於西元 313 年下令解除了對基督教的禁令後，於 323 年擊敗政敵統一羅馬帝國，並於 330 年遷都到東部一個古希臘的殖民城市拜占庭(Byzantium)，其後改稱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這也是東羅馬帝國被稱為拜占庭帝國的原因。遷都原是政治和軍事的考量，但這個舉動不但埋下了帝國分裂的種子，也使得留在舊都的羅馬主教，在羅馬帝國西方版圖的地位，顯得更加的重要，這個重要性並非政治性的，而是宗教性的。

2.2 帝國的分裂

西元 337 年君士坦丁大帝死後，帝國的東西版圖時分時合。西元 391 年皇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下令基督教為國教，奠定日後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唯一合法宗教的基礎，西元 395 年狄奧多西一世死後，帝國分別由兩個兒子接管，長子亞蘭迦丟(Arcadius)管理東半部，繼位時才 18 歲，幼子和挪留(Honorius)管理西半部，繼位時才 11 歲，帝國正式分裂成東西兩半。由於西羅馬不斷地受到外族的入侵，西元 402 年，西羅馬皇帝和挪留放棄羅馬，遷都義大利半島東北的拉文納(Ravenna)，作為抵抗外族的據點，原因是：這個城市比較容易得到東羅馬帝國的支援。西元 410 年日耳曼的西哥特人(Visigoths)攻進了羅馬城，隨後這些日耳曼人在西羅馬境內相繼建立王國。而死守在拉文納的西羅馬政局也不穩定，從西元 455 年到 476 年，共傳了九位皇帝，到西元 476 年，羅馬的僱兵領袖奧多瓦克(Odoakar)叛變，廢了西

羅馬最後一個皇帝，這也是歷史上認定西羅馬滅亡的一年。

2.3 帝國再度統一的希望

奧多瓦克的統治到西元 493 年，被提阿多立克(Theodoric)所率領的東哥特人(Ostrogoths)擊敗，東哥特人原是東羅馬帝國的盟軍，因他成功地擊敗奧多瓦克，因此被東羅馬皇任命管理義大利半島，提阿多立克建都拉文納，他的統治一直持續到西元 526 年他逝世為止。在西羅馬飽受外族侵擾的這一百多年，用政治眼光看來，東羅馬是比較平靜的，西元 527 年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繼位，當他在位時(西元 527-565 年)，幾乎又回到了東西統一的局面。提阿多立克死後，這個附庸的王國開始凋零，查士丁尼也趁此機會將勢力向西擴展，拉文納漸漸失去了它的自主權，但真正被查士丁尼占領，是西元 540 年的事。

2.4 查士丁尼時期的建設

查士丁尼在位期間，有不少的建設，一些著名的早期拜占庭建築，都在這期間興建。建築史上提到早期中心型的教堂，最著名的有兩座，一座是拉文納的聖維他利教堂(S. Vitale)(圖 1)，它在 526 年開始興建，正是查士丁尼將他的勢力向西擴展的時期。相傳建堂也是查士丁尼的決定，起初查士丁尼的勢力在拉文納並沒有受到肯定，因此建堂的進度非常緩慢，直到查士丁尼展現武力，西元 540 年將軍隊開進拉文納城，工程進度才加快，於西元 547 年完工。另一座便是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教堂(Hagia Sophia)(圖 2)，它的規模遠大於聖維他利教堂，但因為它位於京城，進度快得多，從 532 年到 537 年，不過五年，就全部完工。



圖 1：聖維他利教堂



圖 2：聖索菲亞教堂

三、基督教會的發展

3.1 正統基督教思想的要素

如今正統的基督教信仰包含三個要素：

(1)三位一體

所謂「三位一體」是指聖父、聖子和聖靈三位都是神，基督教信仰的是獨一的真神，聖父不是聖子，聖子也不是聖靈，但他們所代表的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

(2) 基督論

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為祂具有完全的神性，因此不受時空的限制，是自有永有的。因為祂具備完全的人性，所以當祂降世為人時，也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有生日、有死期、會餓、也會累。

(3) 救恩論

基督教的救恩論指出，人得救是因為「信」，不因人的任何努力，是神的恩典，因此人沒有任何功勞。做好事，是人「信」了以後的反應，而不是得救的原因。

這樣的神學思想是早期教會從聖經中漸漸歸納出來，並不是在聖經明文條列出來的。「三位一體」這個詞，沒有在聖經中出現過，而是後代歸納出來的結果。從新約聖經中保羅書信的記載，可以看出，一世紀中葉，當保羅將這個基督教的信仰從亞洲傳到歐洲時，所面臨思想上的困難，主要在於「救恩論」，因為當時羅馬帝國境內是多神崇拜，而且大家所習慣的是做某些工作，得到神的獎賞而得救，此與基督教「因信稱義」的教義剛好相反。在第四世紀初，當基督教成為合法宗教後，「三位一體」與「基督論」就爭議不休。君士坦丁雖然一知半解，但他看得出基督教的潛力，他希望用基督教來凝聚整個帝國，因此，教義的統一就很重要了，他卻萬萬沒想到，這些教義的爭議，不但沒能統一帝國，反而造成紛爭。

3.2 有關耶穌神性的爭議

當基督教成為合法的宗教後，教義統一的問題漸漸浮上檯面。在第四世紀，關於基督教教義最早的爭議集中於「耶穌的本性」及「祂和父神的關係」上，也就是「三位一體」和「基督論」的爭議。若天父是神，耶穌也是神，那這是否意味著基督教的信仰是多神呢？但基督

教所標榜的卻是獨一的神。若基督教所宣講的這位神是創造萬物的神，那，耶穌是不是父神所造的？若是，那祂就不會是神。若不是，那祂和父神是怎樣的關係呢？這些問題在早期的教會中，信徒都沒有得到完整統一的解答。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最先帶頭討論的是亞流(Arius)，他原是亞力山大(Alexandria)教會的長老，他認為耶穌基督誠然是神，但祂是在萬有之先被創造的，然後神藉著祂去創造萬有。換句話說，耶穌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介於神與人之間的第三者，是一個被造的次一等的。這與正統「三位一體」的信仰不合，他為了維護一神的信仰，而犧牲了耶穌的神性。這種思想嚴重影響了教會的統一，君士坦丁為了解決這個分裂的危機，於西元 325 年在尼西亞(Nicaea)召開了一次會議，後來被稱為教會第一次大公會議(The first ecumenical council)。尼西亞位於土耳其半島，離君士坦丁堡不遠的地方，到會的主教近三百人，大部份都是東方教會的代表，會中由君士坦丁主導，制定了一套信經，後人稱為「尼西亞信經」，對耶穌的神性作了統一的解釋，並將亞流定判定為異端。這一個信經的制定，雖由君士坦丁主導，但他本人是否完全了解其中的意義，值得懷疑，因為他完全出於政治的動機，希望信仰統一帶來政治統一，但無論如何，已經為正統教義打下基礎。

3.3 永無休止的神學爭議

尼西亞會議不如預期，並沒有解決問題，亞流雖被定為異端，驅逐出境，但亞流派的思想，並沒有從此消失，不久又捲土重來，於是，西元 381 年皇帝狄奧多西在君士坦丁堡召開了第二次大公會議，重申尼西亞信經的精髓。西元 431 年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和西羅馬

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共同在東方的以弗所城(Ephesus)召開第三次大公會議，就是為了解決耶穌的神人二性之爭。西元 451 年，由東羅馬皇帝馬耳西安(Marcian)在與君士坦丁堡只一水之隔的迦克墩(Chalcedon)，召開第四次大公會議，制定了「迦克墩信經」，強調耶穌的神人二性。但迦克墩會議並沒有平息神學上的爭論，反而引發了更抽象的哲學議題，有人認為根據迦克墩信經，耶穌具有二元性，這有損耶穌位格的統一，到了查士丁尼在位時，他企圖用皇帝的權威，解決神學上的問題，西元 553 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召開第五次大公會議，為迦克墩信經提出另一種詮釋，來統一不同的見解。但這番努力仍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造成更嚴重的分裂。

3.4 神學爭議帶來的影響

神學爭議的演變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爭議反映出當時的思潮、政治背景，同時，反映在建築特徵上。

首先，這些爭議主要發生在東羅馬，多次大公會議的地點之所以都在東羅馬，是為了解決東羅馬眾教會的問題。反觀西羅馬，眾教會一直維持相當正統的神學思想，他們所面對的是外族的入侵，教會花了大量精力在將這信仰傳給這入侵的外族人，主教時而擔任戰事中的調解人，從歷史上，也可以看到這些努力的成果。西羅馬亡國後，入侵的外族人，有不少成為基督徒的，宣教士們因而有機會進入這些外族的發源地，將基督教傳往歐洲各地，這也漸漸為往後的羅馬天主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研究西羅馬教堂空間，必須研究主教對教堂的看法。

反觀東羅馬，在政治上雖屬安定，但卻將大量精力花在神學和哲學的爭論上，結果讓教

會更加紛擾不安。這些分裂的結果，到第七世紀回教發展的時期，東方教會就顯得不堪一擊了，不過短短幾十年，整個東羅馬帝國幾乎都落在回教手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各次大公會議的召開，都是由皇帝主導，可以看出皇帝企圖運用他的權力，來解決神學爭議。這反映出另一個實際問題，不論皇帝或主教，都不敢說他比神偉大，但在神之下，可就難說了。從當時的教會組織看來，君士坦丁在位時，以治國理念來治理教會，皇帝以「主教的主教」自居，因此，只要教會不和，必定由皇帝出面，目的是政治的統一。東羅馬帝國的皇帝為求政治統一，常常授意興建教堂，因此，在探討教堂空間的演變時，必須考量皇帝的空間觀。

四、中心型建築空間的解釋

4.1 上帝之城

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4 章 17 節記載：「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其中「近了」這個希臘文的意思，除了「快要到了」的意思外，也有「就在當下」的意思。也就是說一方面天國現在已經到了，另一方面天國還沒有完全顯現，等耶穌第二次降臨時，才是天國完全降臨早期的基督教會，大家凡物公用，各取所需，這樣的生活方式，像是預嚐天國的滋味(註 2)。

從第一世紀到第四世紀初，因為基督教是非法宗教，不需要大型教會。合法之後，信徒人數大增，於是教會中出現各種管理的問題、腐化的問題。第四世紀的重要神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在他的神學名著「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一方面以護教的辯證方式，回應了當時一些人對教會的誤解，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他對歷史與政治的看法。他指出

兩種不同的愛，產生兩座不同的城，厚愛自己而藐視上帝，產生了「世上之城」；珍愛上帝而貶抑自己，便產生「天上之城」也就是「上帝之城」。這兩座城各有不同的價值觀，但最後這「世上之城」必隨「天上之城」的擴張而消失。他雖然沒有直接指出教會就是那「上帝之城」，但當時的教會傾向將教會就同等於「上帝之城」。這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甚大，教會是人的聚集，是抽象的，但教堂卻是實體的，因此設計教堂的建築師們，都在設法營造出這個「上帝之城」的實質空間，在平面、裝飾與教堂的空間形式，都企圖找出聖經的根據。

4.2 中心型空間的意義

前文已經提到集會堂(basilica)的形式，在第四世紀初就被採用，來建造基督教的教堂，這種形式建構容易、造價低廉，而且聖壇在前，會眾在後，對儀式的進行與會眾的參與都很方便，因此從第四世紀到第六世紀，集會堂式教堂漸漸成爲主流。另一種教另一種形式，是中心型的空間，早期中心型教堂大多建於查士丁尼時代，其中兩個代表作，一個是位於拉文納的聖維他利教堂，另一個是位於君士坦丁堡超大型的聖索菲亞教堂。在整個東羅馬的境內，第六世紀興建的教堂，仍以集會堂式的空間爲主流，中心型的教堂空間只是少數，即使蓋了幾座出名的中心型教堂，也沒有在第六世紀造成流行，沒幾座教堂起而仿效。大型的中心型教堂在查士丁尼時期忽然出現，而現存第五世紀中葉到第六世紀初葉的教堂寥寥無幾，很難找出這兩種教堂形式的關係。爲什麼會想出這種形式呢？是否表達出某些思潮呢？

中心型教堂空間的出現，有人認爲來自早期羅馬人中心型墓堂，也有人認爲源自早期基督教的洗禮堂(註 3)，這種說法雖然可在三到四

世紀的墓堂和洗禮堂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但這兩種建築物都不提供大型聚會之用，規模也都很小，而教堂是大批人潮聚會的場所，以聖索菲亞教堂的規模而言，整個中央的圓拱，直徑就約有 30 公尺長，似乎很難讓人相信源自小規模的建築物。更有人以象徵的意義解釋這個現象，認爲集會堂式的縱軸，象徵正在進行中的新約歷史，中心型的空間，象徵著圓滿完成的舊約(註 4)。這個說法也不易得到確實的根據。Mango 在其著作 *Byzantine Architecture* 中提出另一種解釋，他認爲這樣的構想，應是來自皇宮的形式(註 5)，他列出一些當時皇宮中主要的大廳都是中心型的空間，以當時的狀況看來，主導整個聖索菲亞教堂的興建，不是主教，而是皇帝，地上的皇帝接見百官用的是中心型的空間，而人們敬拜神，來到這個上帝之城時，神就在這中心型的空間，垂聽子民的禱告。這種看法，的確較有說服力，但從 1960 年伊斯坦堡(原君士坦丁堡的遺址)考古學的發現，卻爲中心型空間的構想，帶出另一種可能性。

五、考古學的發現

5.1 聖波利烏克圖(St. Polyeuktos)教堂的發掘：

波利烏克圖是羅馬的一個士兵，西元 251 年當時基督教仍在被禁止的時期，他因爲信仰而殉道，他的遺物在第五世紀初，被帶到君士坦丁堡，狄奧多西二世的皇后曾爲他建了一個教堂，在一個約西元 1000 年時收錄的古代詩集中，記載後來在第六世紀，一位皇室的公主茱利安娜(Anicia Juliana)爲他重建了一個教堂，多年來這個教堂在哪裡，一直沒有被發掘出來。1960 年在伊斯坦堡無意之中發現了這個教堂的遺址，於是委託英國籍哈里遜教授(R. M. Harrison)帶領一組考古學家來挖掘。

首先考古學家們發現了一些刻有文字的裝飾(圖 3)，有些是在角落的石頭上，有些是在石拱上，有些在凹室裡，而這些文字都息息相關，它們組合成一首詩，最後終於有人認出這些詩句出自西元 1000 年時收錄的古代某詩集，經詳細比對之後，發現這首詩，被刻在整座教堂的各個部份。這首詩的前半在讚美茱利安娜公主，稱讚她顯貴的身世與如何支持重建這教堂，詩的後半則是對教堂的描述。雖然在出土的遺跡中，並沒有找到整首詩的每一句，但從這首詩中的描述，卻對教堂原貌的重建，大有幫助。



圖 3：聖波利烏克圖教堂中的文字裝飾

茱利安娜公主生於西元 462 年，她具有皇室血統(狄奧多西二世的後代)，後來嫁給了羅馬的一位將軍，當西元 518 年王位交替時，這位將軍有機會成為皇帝，但他卻拒絕了，王位後來落在查士丁(Justin)的手中，他從西元 518 到 527 年統治東羅馬帝國。茱利安娜公主希望她的兒子可以登上王位，於是在她的皇宮旁興建規模宏大的聖波利烏克圖教堂，以宣揚她家族繼承王位的正當性，這個教堂從 524 年開始興建，到 527 年完工，但皇帝雖在完工前逝世，王位卻沒傳給她兒子，而傳到查士丁尼(527-565 在位)手上，教堂完工後，剛好用來舉

行重大節慶，可以想像皇帝心裡多不是滋味。一方面，全君士坦丁堡最宏偉的大教堂，竟然不是皇帝下令興建的。另一方面，教堂裡外到處鐫刻詩句，竟然全都是讚美茱利安娜公主的，說她的智慧超過所羅門(聖經描述所羅門曾是當代最有智慧的國王)！

這座教堂的尺寸採用什麼單位？畫出教堂的復原圖後，讓考古學家大傷腦筋，因為不論用哪種長度單位來丈量，都不是整數，因此單位成了謎，跟據哈理遜教授的記載，直到二十年後(1982 年)，有人想到既然詩句提到所羅門，不妨採用舊約時代的單位：「肘」來丈量(舊約聖經中的「肘」有「長肘」和「短肘」之分，「長肘」約是 0.51 公尺，短肘約 0.45 公尺)，才發現整座教堂很嚴格地以「長肘」為單位(註 6)。所羅門的聖殿是西元前十世紀建的，在西元前 586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攻下耶路撒冷將它毀了，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後來巴比倫亡於波斯帝國，波斯王古列(Cyrus)允許以色列人回國重建聖殿，這個聖殿被是為第二聖殿，西元前一世紀希律王(Herod the Great)重新修殿，西元 70 年，羅馬人平息猶太人的動亂時將這個第二聖殿毀了。在第一座聖殿被毀後，舊約聖經以西結書記載，先知以西結在被擄之地被神的靈感動，看到另一座聖殿，並告訴以西結，以色列的亡國只是一個處罰，以後神要重新復興這個國，並用這聖殿告訴以西結應如何敬拜神。以西結書所記載的天上聖殿，比尼布甲尼撒毀掉的聖殿壯觀得多，根據以西結書的記載，天上聖殿的長寬，都是 100 長肘(註 7)。

不論所羅門建的第一座聖殿(圖 4)或後人重建的第二座聖殿，在功能上都不提供多人崇拜之用，格局也都大同小異：主要分成兩部份，較隱密的叫「至聖所」，是個長寬高 20 肘的正

立方體空間，內有約櫃及基路伯(cherubim 即天使)，這個空間只有大祭司在一年一度的贖罪日才可以進入。從入口進入的空間叫「聖所」，它的大小正好是「至聖所」的兩倍(長 40 肘，寬 20 肘，所羅門時代使用的是短肘，因此大約是長 18 公尺，寬 9 公尺)，祭司平時就在這裡執行祭司的職務。這兩個空間被厚重的布幔隔開，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27 章 51 節記載，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時，聖殿中的布幔裂成兩半，也就是說從此「聖所」和「至聖所」不再隔開了，象徵從此人可以藉著耶穌，直接來到神面前，不必經過祭司代為贖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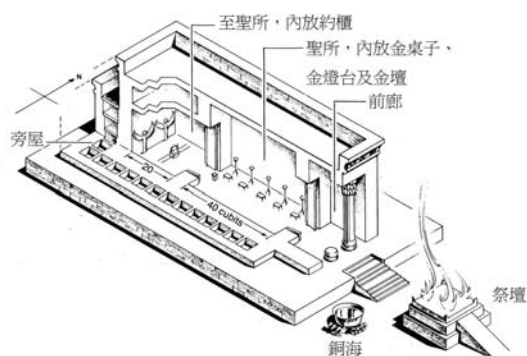


圖 4：所羅門建的聖殿

當考古學家仔細量度這個發掘出來的教堂，發現它的長 51.45 公尺，寬 51.9 公尺(圖 5)，除了些微的出入，長寬都是 100 肘，因此哈理遜教授推論當茱利安娜公主計劃建這個教堂時，她有意將這個教堂建成那天上的聖殿，規模遠超過所羅門的聖殿。這個教堂的中央是個方型的空間，雖然找不到它的頂，但以當時的技術，考古學家推測那是一個拱頂，而這個方型的空間，正如聖殿的至聖所，因耶穌的代死，人們可以直接到這個至聖所向神敬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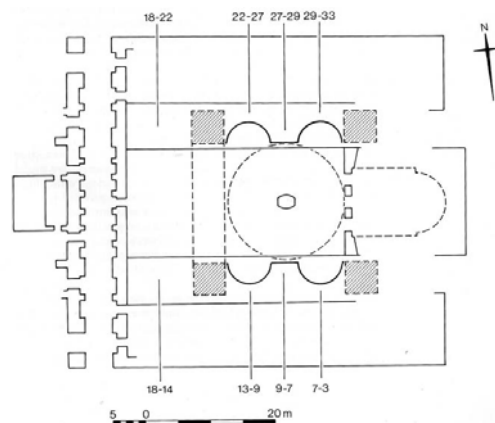


圖 5：聖波利烏克圖教堂的復原平面示意圖

除了方型的空間外，整個教堂的裝飾也與聖經中所描述的相仿。在舊約聖經以西結書中描述的裝飾不多，只提到有雕刻的基路伯和棕樹，但舊約聖經列王紀和歷代志對所羅門所建聖殿的描述就比較豐富，整個聖殿的裝飾有棕樹、初開的花，柱頂上有裝修的網子(註 8)，這些細部都一一出現在這個教堂中(圖 6)，在聖殿中最神秘的是「基路伯」，聖經中只敘述它有一對翅膀，至聖所內有兩個基路伯都張著翅膀，並排而立，每個翅膀長 5 肘，共 20 肘，其中一個翅膀挨著至聖所一邊的牆，另一個基路伯的翅膀則正好挨到另一邊的牆。但它到底是個怎樣的東西，卻沒有明確地描述。在這教堂中，找到一對像孔雀翅膀般的雕刻(圖 7)，考古學家猜測，應該就是當時對基路伯的描繪。從這些空間及其細部，可以想像當時在建這座教堂時，是多麼刻意地想建造天上的聖殿，並企圖在各細部都依據聖經的描述，當以西結書中對天上的聖殿描述得不夠清楚的地方，就從所羅門所建的聖殿中找根據。這也更容易解釋詩中為何提到茱利安娜公主的智慧超過所羅門。換句話說，這個正方中央型空間的構想，並不是來自皇宮，而是來自聖經所描述的聖殿。



圖 6：聖波利烏克圖教堂的細部



圖 7：聖波利烏克圖教堂的雕刻

5.2 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空間結構：

當茱利安娜公主在西元 528 年過世時，查士丁尼皇帝想必是如釋重擔。查士丁尼在她死後四年(西元 532 年)開始興建聖索菲亞教堂，直到西元 537 年完工，它的規模在整體上雖沒有比聖波利烏克圖教堂寬，但中央拱頂的部份卻比聖波利烏克圖教堂中央的方型空間大。從興建的年代與其內部空間的結構，可以推測這個教堂的興建是衝著聖波利烏克圖教堂而來，根據文獻，聖索菲亞大教堂奉獻啓用的當天，查士丁尼大喊：「所羅門，我超過你了。」(註 9)他心中所想的應該是告訴這位不在人世的公主，真正超過所羅門的不是妳，而是我。

在聖波利烏克圖教堂中讓我們看到，頂是否拱頂並不重要，那中心型的方型空間，是有聖經根據的，這才是重點。因為在聖經中描述聖殿的樣式時，並沒有說明屋頂如何建造，但那方型的尺寸卻是非常明確的。當查士丁尼興建聖索菲亞大教堂時，委派的設計師有兩位，一位是安狄米(Anthemius of Tralles)，另一位是伊士道(Isidore of Miletus)，其中安狄米是個數學家，從整個聖索菲亞教堂的結構，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有多少幾何學上的問題，由安狄米來解決。而聖索菲亞教堂在工程上的成就，最爲人所稱道的，就是如何將一個拱頂的重量落在四根柱子上。但從整個空間的構成上，我們可以看到拱頂下雖是方形空間，但整個內部空間並不是方的，從方型的東西兩側，各凸出半個方型(圖 8)，用個半圓頂蓋住。若將牆和柱去除，我們可以看出整體成爲一個長方形的空間，若將中央的拱頂和東西兩方的半圓頂去除，可以看出整體是由一個方型的空間，加在一個正好兩倍的長方形空間上(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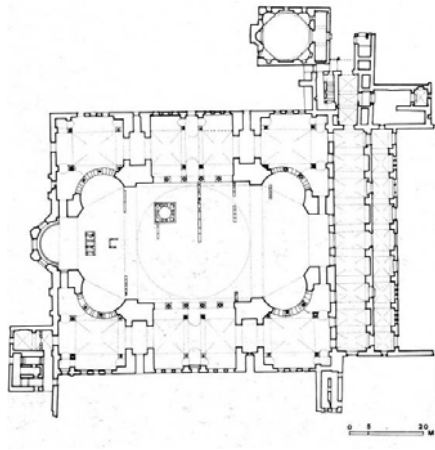


圖 8：聖索菲亞教堂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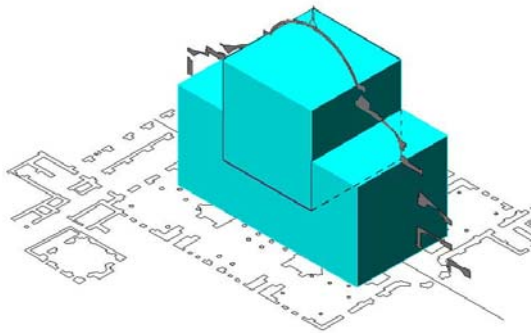


圖 9：聖索菲亞教堂空間示意圖

所羅門所建的聖殿是由一個方形的至聖所，外面接一個與它同寬但兩倍長的長形聖所。而聖索菲亞教堂的空間結構，是將一個方形的至聖所，疊在兩倍大長方形空間之上。所羅門時代，只有祭司可以進聖所，來到神的面前，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進入至聖所。耶穌被釘死成爲人類的贖罪祭後，人們可以直接來到神面前，不須要將聖所與至聖所分開。因此從聖索菲亞教堂的空間結構，可以推論當時的構想，是將所羅門聖殿的尺度加大(中央方型的空間，邊長約 30 公尺)，並將至聖所疊到聖所的上邊，只要步入這教堂，就好像進入了聖殿的聖所，從拱頂射下神秘的光線，讓人不

禁仰望那象徵神同在的至聖所。舊約聖經中記載所羅門在宗教上最大的成就，應屬聖殿的建造了，當查士丁尼心中想像要超越所羅門，很難不讓人想到所羅門建的聖殿。因此，這個中心型空間的構想，我們很難確知他是否把皇宮大廳的概念帶進教堂，從他委派一位數學家精密地計算整個空間的幾何構圖，和他想要超越所羅門、超越聖波利烏克圖教堂的企圖心看來，整個教堂空間組織的構想，應該來自聖殿的空間元素。

5.3 聖維他利教堂

在早期拜占庭建築中，另一個重要的中心型教堂，是在義大利半島拉文納城的聖維他利教堂。這座教堂引人注意之處在於它座落於前西羅馬的首都，但風格卻是非常典型的拜占庭式。它的興建始於西元 527 年，但一直到西元 547 年才完工。它的平面是非常獨特的八角形，這樣中心型的空間構想從何而來，也引起不少的討論。由於聖維他利教堂的興建是主教埃克列西(Ecclesius)開始的，記錄顯示主教埃克列西曾於西元 526 年陪教宗訪問君士坦丁堡，有人猜測他可能參觀過君士坦丁堡的聖西吉文與巴庫斯教堂(Sts. Sergius and Bacchus 建於西元 527-536 年)的原型(註 10)，從而演變出聖維他利教堂的八角平面(圖 10)。但這兩座教堂的平面有相當大的差異，聖西吉文與巴庫斯教堂的平面(圖 11)可以明顯地看出受正方形的影響，而聖維他利教堂則是標準的八角形。同時期從西元 530 到 550 在拉文納建的教堂，目前有記錄的都是標準的集會堂式，使得聖維他利教堂成爲一個特例。它的細部和柱頭，與聖波利烏克圖教堂的細部非常相像，因此有考古學家推測，西元 526 年當主教埃克列西訪問君士坦丁堡時，正是聖波利烏克圖教堂的雕刻工匠

們忙著做各種石刻的時候，因此埃克列西主教可能參觀的是正在興建的聖波利烏克圖教堂，當聖波利烏克圖教堂完工後，這些石匠部份西移，到拉文納完成聖維他利教堂的石刻(註 11)。但聖維他利教堂的八角形平面是不是聖波利烏克圖教堂四方形的變形，卻看不出明確的關聯。或許這種八角形的平面構想從何而來，以目前的資料還無法下定論，但從聖維他利教堂的馬賽克鑲嵌壁畫，卻可以看出這個教堂的興建受查士丁尼的影響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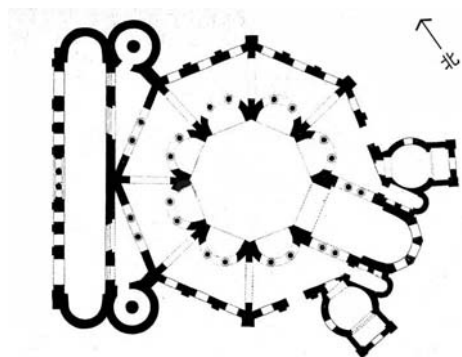


圖 10：聖維他利教堂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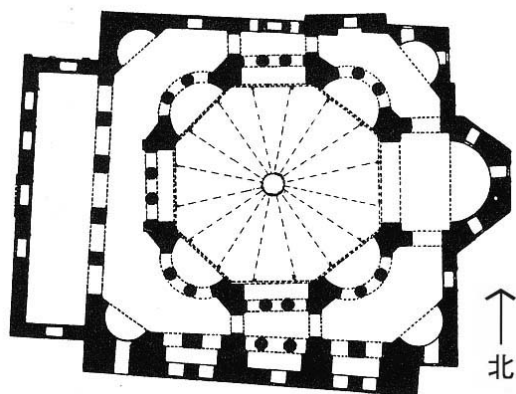


圖 11：聖西吉文與巴庫斯教堂平面圖

馬賽克鑲嵌壁畫是拜占庭藝術的特點，拜占庭的藝術，因受東方文化的影響，使用了非常具象的人物，以塑造崇拜的氣氛，與西方教會使用抽象的元素(如光線、形狀等)大不相同。這些馬賽克鑲嵌的人物畫，也顯示出了當時的宗教思想。早期基督教藝術，在西元 313

年合法化以前，出現在羅馬墓窟中的壁畫，大部份是聖經事件的圖像版，目的是作教義教導之用。在基督教合法後，這些藝術就轉移到教堂內的壁畫與雕刻。大部份仍以聖經人物為題材，後來也加上了一些教會歷史中的人物，如重要的主教、殉道者等，而當時的時事人物卻不多見。



圖 12：聖維他利教堂內部

聖維他利教堂平面是八角形的，在形狀上雖是中心型，但空間上卻有中軸線，八角形的七個邊都有兩層樓的迴廊(圖 12)，七邊兩層的迴廊結束在東方的邊，東方是一個兩層樓的空間，上方是拱頂，端點是個凹進去的壁龕，使這個邊成為視覺的焦點，在平面上也可以看出這是祭壇的位置。這樣的空間安排，使得這個教堂的空間經驗，比較像軸線型而非中心型。空間焦點的拱頂，頂端的馬賽克(圖 13)，鑲的是象徵基督耶穌的羊，四週由四個天使圍繞。而凹進去的壁龕，也就是整個空間的視覺中心所嵌的馬賽克圖案，上方圖案中(圖 14)，耶穌在中央，最左邊是聖徒維他利(Vitale)，右邊是主教埃克列西，各有位有翅膀的天使引介到耶穌面前，所表現的不是耶穌在世的事蹟，而是

表現耶穌在天上的狀況，也就是強調了耶穌的神性，這也是東方正統教會支持尼西亞信經的表現。更有意思的是在那壁龕兩側的馬賽克鑲嵌畫，左邊的（圖 15）是查士丁尼皇帝手捧著聖盤，兩邊由主教和隨從伴隨著，右邊的（圖 16）是帝多拉(Theodora)皇后手拿著聖杯，兩邊由宮女陪伴，將皇帝和皇后的像畫在教堂的壁畫上，在當時並不多見，顯然皇帝有他特別的用意。

前文已提到，這座教堂開始建造於查士丁尼向西伸展勢力的時期，由埃克列西主教開始，東羅馬帝國對這個在義大利半島的城市影響有多大，以及在西元 540 年查士丁尼將軍隊開進拉文納城前，這教堂完工多少，我們並不清楚，但它卻在查士丁尼的推動下完工的。這個教堂的細部和磚工是非常典型拜占庭式的，從文字的記載，後來查士丁尼二世的皇宮也是八角型的，顯然他們受同一思想影響。在聖維他利教堂中明確地將皇帝與皇后畫在牆上，顯示查士丁尼提醒在這個教堂崇拜的人們，心中雖然嚮往那上帝之城，但這地上的帝國在整個上帝之城中，是占有相當地位的。這些壁畫的存在，加強了這八角形空間的構想來自皇宮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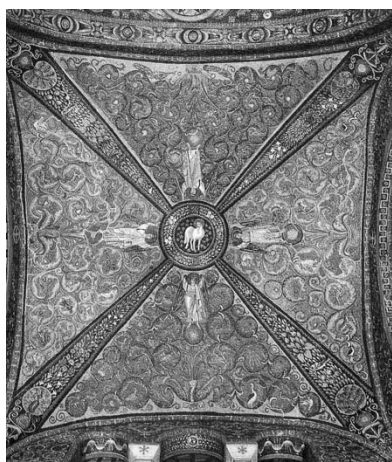


圖 13：聖維他利教堂馬賽克鑲嵌畫



圖 14：聖維他利教堂馬賽克鑲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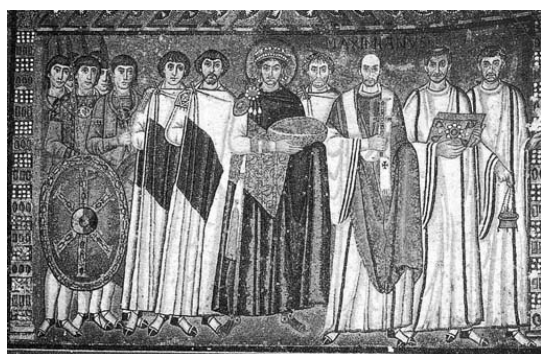


圖 15：聖維他利教堂馬賽克鑲嵌畫



圖 16：聖維他利教堂馬賽克鑲嵌畫

六、結論

早期基督教建築的興起，源自西元 313 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下令讓基督教成為合法宗教，君士坦丁不但允許教堂的興建，而且下令在基督教發展的幾個主要地點興建教堂。但由於幾個世紀的禁令，基督教並沒有累積出任何特殊的建築形式可供使用，羅馬文化中集會堂形式的建築，因造價低廉，空間也適合基督教聚會之用，因此被採用為教堂建築的基本形式，從第四世紀到第六世紀，這種形式成為教堂的主流。

西元 330 年君士坦丁將首都從羅馬遷到東方的君士坦丁堡，四世紀末正式分裂成東、西羅馬帝國。從政治上，西羅馬帝國飽經外族的侵擾，終於在西元 476 年亡國。而東羅馬帝國卻比較安定，一直延續到西元 1453 年。但從基督教的發展來看，西羅馬雖亡於外族，但卻造成大好的宣教機會，基督教不但傳給了外族，也傳入了整個歐洲，甚至到了英國，奠定了以後羅馬天主教在歐洲的地位。而東羅馬的教會卻陷於一連串的教義爭論中，屢次由皇帝出面解決這些教會中的問題，顯示出皇權高於教宗的現象。

在這些教義爭論的同時，東方的教堂發展出有別於集會堂式的大型中心型教堂，這些教堂主要出現在六世紀查士丁尼的建設。有人認為這種中心型的崇拜空間是從洗禮堂或墓堂演變而來，從建築的形式來看，這兩種建築與中心型的教堂的確有相似之處，但用途卻大不相同。主導聖波利烏克圖教堂發掘的哈理遜教授推論，從刻在教堂的讚美詩、教堂量度的單位和裝飾，可以看出這中心型教堂的設計，尺度上企圖建一座如舊約聖經以西結書中所描述天上的聖殿，裝飾上除了參照了舊約聖經以西結書的描述外，也從所羅門的聖殿得到不少靈感。

從興建的年代及查士丁尼與茱利安娜公主的緊張關係看來，查士丁尼建君士坦丁堡的聖索非亞教堂時，顯然受這個教堂的影響，從教堂空間的結構，也可看出它的構想來自所羅門的聖殿。因此這兩座教堂的中心型空間，都受聖殿的影響，之後許多中心型教堂，也都可以看出聖殿方型空間的痕跡。

但位於拉文納的聖維他利教堂，八角型的平面卻是一個特例，從現有的資料我們無法看出它和聖殿的關係，但從它興建的歷史和牆上的馬賽克壁畫，我們可以看出皇權在教堂空間塑造的影響，因此聖維他利教堂中心型空間的形成，受到當時皇宮大廳影響的可能性相當大。這種中心型的教堂形式除方形、八角形等中心型外，受拜占庭文化影響較大的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則出現兩個軸線等長的希臘十字型。中心型的教堂空間的出現，大多在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影響下的世界，到了第七世紀，受到回教勢力擴張的影響，拜占庭建築的發展，受到相當的壓抑，而這種中心型的教堂空間，在建築史上也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力。

註釋

註 1：英文 church 一字可解作「教會」也可解作「教堂」。當解作「教會」時是希臘文的譯文，指一群基督徒的集合，是個抽象的概念，而非建築物。而解作「教堂」時，是來自希臘文的形容詞^a，原意是「屬於主的」，當解作「教堂」時，是合併了希臘文的名詞，意思為「屬於主的家」，是基督徒各種儀式進行的地方，指的是建築物。中文「教堂」意思較清楚，專指建築物，本文中「教堂」一詞，指的是 church 含意中「教堂」的意思。

註 2：新約聖經使徒行傳 4 章 32-35 節。

- 註 3：褚瑞基，*建築歷程*，p.188。
- 註 4：賴瑞瑩，*早期基督教藝術*，p.115-116。
- 註 5：Cyril Mango, *Byzantine Architecture*, p.52。
- 註 6：Martin Harrison, *A Temple for Byzantium*, p.137。
- 註 7：舊約聖經以西結書 41 章 13-14 節。
- 註 8：舊約聖經列王紀上 6 到 7 章，歷代志下 3 到 4 章，以西結書 41 章 18-19 節。
- 註 9：摘自 *Temples, Churches and Mosques*, p.117。
- 註 10：褚瑞基，*建築歷程*，p.190。
- 註 11：Martin Harrison, *A Temple for Byzantium*, p.141。
10. Honour, Hugh and Fleming, John，莊育旺主編 (2001)，*世界藝術史*，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
11. Mango, Cyril(1978), *Byzantine Architecture*,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12. Norwich, John Julius(1981), *Great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 Bonanza Books, New York.
13. Nuttgens, Patrick，顧孟潮、張百平譯(1998)，*建築的故事*，博遠圖書有限公司，台北。
14. Pevsner, Nikolaus(1966), *An outline of European Architecture*, Penguin Books Ltd., Middlesex.
15. Rice, David Talbot(1986), *Art of the Byzantine Era*,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6. Walker, Williston，趙毅之、謝受靈譯(1990)，*基督教會史*，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

參考文獻

1. 褚瑞基(2000)，*建築歷程*，田園城市，台北。
2. 賴瑞瑩(2001)，*早期基督教藝術*，雄獅美術，台北。
3. 余達心(1994)，*基督教發展史新釋*，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台北。
4. 威廉·弗萊明著 吳江譯(2000)，*藝術與思想*，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
5. 趙天恩主編(2002)，*歷代信條精選*，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台北。
6. Baker, Robert A.，蕭維元譯(1989)，*基督教會史略*，浸信會出版社，香港。
7. Barker, Kenneth ed. (1985), *The NIV Study Bible*, Zondervan, Grand Rapids.
8. Davies, J.G(1982), *Temples, Churches and Mosques*, The Pilgrim Press, New York .
9. Harrison, Martin(1989), *A Temple for Byzantium*,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

圖錄

- 圖 1：轉載自 *早期基督教藝術*，p.107
- 圖 2：轉載自 *Byzantine Architecture*，p.59
- 圖 3：轉載自 *A Temple for Byzantium*，p.128
- 圖 4：轉載自 *The NIV Study Bible*，p.481
- 圖 5：轉載自 *A Temple for Byzantium*，p.129
- 圖 6：轉載自 *A Temple for Byzantium*，p.115
- 圖 7：轉載自 *A Temple for Byzantium*，p.82, 83
- 圖 8：轉載自 *Byzantine Architecture*，p.62
- 圖 10：編修自 *Byzantine Architecture*，p.76
- 圖 11：編修自 *早期基督教藝術*，p.106
- 圖 12：轉載自 *早期基督教藝術*，p.128
- 圖 13：轉載自 *早期基督教藝術*，p.139
- 圖 14：轉載自 *早期基督教藝術*，p.135
- 圖 15：轉載自 *早期基督教藝術*，p.136
- 圖 16：轉載自 *早期基督教藝術*，p.137

A Study of the Background of Centralized Space of Byzantine Churches

Yeh-Chiang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unghai University

huangyc@mail.thu.edu.tw

ABSTRACT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307-337), the capital of the Roman Empire moved from Rome to Constantinople. This is normally regarded as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Byzantine history. Constantine adopted Christianity as the favored religion. Christianity had been regarded as an illegal religion since the first century. Up to the third century, Christianity still did not have chance to develop its own artistic tradition. The early churche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current available style. The basilica building style was widely us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in the Roman world at that time. From the fourth to the sixth century, the basilica constituted the standard type of church meeting space. While the basilica style remained the most common, a number of centralized church plans were developed in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Where did this centralized concept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have been proposed. This article trie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concep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backgrou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biblical recor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hips of that time.

Keywords: church, early Christian architecture, Byzantine architecture, centralized plan.